駁案彙編

福建司

題為殺傷身命事會看得閩清縣池體文砍傷
無服族兄池能京身死一案據福建巡撫余文
儀疏稱緣池體文與池能京素無嫌隙池能京
向池體文兄弟典有田畝耕種其田即在池體
文屋前池能京常至池體文家往來池體文同
妻李氏與胞兄池體宏并嫂陳氏同屋居住乾
隆二十八年六月十八日池體宏往池聖章家
幫工即住宿其家至二十二日池體文往田耕

昔下午時候池能京乘間潛入池體文之妻陳氏房內與陳氏調戲成姦并約是夜仍往睡宿適被池體文之妻李氏窺破至晚池體文工作回家李氏向未與言詎池能京於更靜時候復從壁孔扒入陳氏房內姦宿至半夜不覺咳嗽池體文疑係兄回詢妻李氏告知情由知爲池能京在伊嫂家內宣淫心懷忿恨隨即起身往捉房門被人倒扣尋取鐮刀撬開而出池能京兩相撞遇池體文上前向

打池體文舉鐵刀抵格劃
傷池能京兩胳膊并左脇脉又砍傷其顋門左
邊池能京往田奔逃池體文持刀尾追至坑尾
樹下池能京轉身向毆池體文用刀抵格致傷
池能京顋門右邊倒地池體文畏懼潛歸詎池
能京傷重當即殞命次早屍父池從文因子未
回往田查看見有血跡跟至坑邊樹下尋覓屍
身有傷具詞控告究出前情屢審供認不諱查
池體文雖係應得捉拏之人但池能京已經奔

逃乃追至坑尾砍傷致死既非姦所又非登時情同擅殺將池體文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監候陳氏擬以枷杖等因具

題前來查律載罪人持仗拒捕其捕者格殺之勿論又例載本夫及應捉姦之親屬姦所捉獲非登時而殺仍擬夜無故入人家例擬以杖徒各等語此案池體文因池能京在伊嫂陳氏房內姦宿該犯詢知氣忿起身往捕因門被倒扣尋刀撬開池能京聞一走出撞遇先用門攏向毆

池體文用刀格砍其顱門左邊等處池能京受傷奔逃池體文追至坑尾池能京復轉身毆打該犯又欲傷其顱門右邊致命細核案情池能京與陳氏調戲成姦之時即經池體文之妻李氏窺破追至夜半復在陳氏室內宣淫希圖已爲確鑿池體文係陳氏夫弟例許捉姦一聞喚喊隨往捕捉雖門被倒扣撬開稍遲而一經開門即與池能京撞遇是獲姦正在姦所池能京一見池體文即先用扁擔毆打其持仗拒捕又屬

顯然若池能京死于先砍之傷則該犯登時格殺律得勿論今因其既已奔逃追砍致死亦與姦所獲姦非登時而殺之例相符該撫遽將池體文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情罪尚未允協未便率覆應令該撫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福建巡撫疏稱查池能京與陳氏調戲成姦之時既經池體文之妻李氏撞破迨至半夜復在陳氏室內宣淫池體文一聞此嗽詢知係池能京在房起身往捕雖

簽得本屆確鑿但池能京聞聲已開門逃避追
兩相撞遇據池體文供稱池能京用門擫毆打
並未受傷而池體文卽用鐮刀劃傷池能京兩
肐膊并左抽脥又砍傷其顋門左邊是池能京
之用門擫毆打僅係一面之詞如池能京卽時
身死池體文似難照格殺勿論至池能京往田
奔逃被池體文追至坑尾樹下池能京轉身向
毆池體文用刀砍其顋門右邊倒地身死距池
體文住屋半里則已遠離家所且以黑夜追逐

始經殺死亦與登時不同是以原招將池體文
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問擬絞候今復加確
核池體文聞知池能京與伊嫂通姦赶捕斯時
未經捉獲乃追至坑尾殺死雖係已離姦所究
因池能京奔逃所致自應遵照末減惟是擬以
杖徒似與姦所捉獲者又無區別將池體文改
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絞律上減一等擬流池
陳氏仍照前擬枷杖等因具
題前來查池體文因池能京與伊嫂陳氏黑夜宣

准該犯一聞咳嗽即開門赴捕撞遇拆撲其先
用刀砍傷之時正在姦所既有原驗屍傷爲憑
查閱姦婦陳氏供内亦有見兩人打架不敢起
來解勸之語是池體文在姦所獲姦已有確據
惟因池能亮負傷奔逃該犯追至坑尾樹下砍
斃殺死雖不在登時而捉獲寔未離姦所正屬
姦所獲姦非登時而殺罪應徒杖例有正條今
該撫轉引擅殺罪人絞律量減一等擬流情罪
似未允協池體文應改依本夫及親屬姦所獲

姦非登時而殺仍照夜無故入人家例杖一百
徒三年該撫疏稱池陳氏仍照姦同宗無服之
親例枷號四十日杖一百係犯姦之婦杖罪的
決枷號收贖等語應如該撫所題完結等因乾
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二日題十四日奉
旨依議欽此

山西司

一起爲報明事會有得王有盤因姦勒死本夫房有昌一案先據署巡撫巴延三疏稱緣乾隆三十八年二月間王有盤與房有昌之妻王氏調戲成姦迨後屢次宣淫三十九年十二月初七日王有盤至房有昌家房有昌坐炕不理王有盤疑其窺破姦情旋卽回家初八日王有盤路遇房有昌相隨同行房有昌不復交言王有盤益疑姦情敗露卽起意謀害時至傍晚王有盤

見前有士客欲與房有昌進內相機下手聲言
天氣寒冷進客躲避房有昌走入蹲跪在地王
有盤乘其不備仰面推倒騎坐心坎並將兩胳
膊壓住緊搯咽喉拉下房有昌腰繫皮繩從其
項下繞過用力狠勒立時殞命王有盤將繩頭
結住而逸審認不諱將王有盤依律擬斬監候
秋後處決房王氏依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王有盤依因姦殺死本夫
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並查閱全招房王氏聞

無名男子被毆身死因衣服年貌與伊夫相類
即認伊夫並無仇人惟王有盤與伊有姦或被
伊害當向差役告知復向大叔房世輝呈告令
其冥首將王有盤立即拿獲是房王氏尚有不
忍致死其夫之心即應于供內叙明照例求豁
請
旨令該撫于供詞既經叙入而看語並不聲叙以致
供看不符碍難核覆應令該署撫再行確審案
情據實聲叙到日再議等因題覆奉

權正三年刑部
說帖湖廣什山東
巡撫與崇題
秋審湖咨簿

肩王有盤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行文該撫去後續據該撫疏稱反覆研審王
氏供稱伊夫房有員於三十九年十二月初八
日出外覓工未回嗣因差役查問伊夫年貌服
色備細告知又因服色相同即以王有盤與伊
有姦疑係王有盤謀害是告差役並向夫叔房
世輝告知令其稟官寔無知情同謀情事質之
差役郭青山與氏夫叔房世輝供詞相符委屬
確鑿將王氏仍依律擬絞監候併敘明王氏寔

陝西司(?)例內
撫奏一案欽奉
諭旨欽
覽乾隆四十三
年奏准定例凡
姦夫自殺其夫
姦婦雖不知情
而當時喊救與
事後即行首告
將姦夫指拏到
官尚有不忍致
死其夫之心者
仍照本律定擬
該督撫於疏內
聲明法司核擬
[illegible]

有不忍致死其夫之心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署撫所題王氏合依姦夫自殺其
夫姦婦雖不知情絞罪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等
因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十三日題十七日奉
旨王氏于姦夫王有盤將伊夫房有昌謀害既不知
情經差役查問當即將姦情覓告指出正兇並向
夫叔房世輝告知令其稟官是有不忍致死其夫
之心王氏著從寬免死照例減等發落餘依議欽
此

湖廣司

一起為訪聞事會看得澧州審解郭倉五主使武有位毆死郭家訓一案先據護湖南巡撫覺羅敦福疏稱緣郭倉五胞弟郭六吉娶武氏與郭倉五分居已久郭六吉病故武氏僱族姪郭昭淸在家做工又僱郭家訓幫做零工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內郭家訓與武氏調戲成姦嗣後借住氏家宣淫無忌郭倉五顧惜顏面不欲張揚催逼郭家訓搬移三十八年二月內郭家訓

撞遇郭倉五挾嫌詈罵郭倉五投伊族人鄭禮實理論併不許再赴武氏家中鄭家訓仍私與武氏往來郭倉五查知將武氏斥詈併囑郭昭清留心察看五月初五日鄭家訓復至武氏家中與氏姦宿十六日郭昭淸告知郭倉五郭倉五往告武氏堂弟武昆若胞姪武有位商同誆騙鄭家訓至武氏家中勸醉毆折其腿以絕往來武昆若等允從郭倉五復邀郭昭淸幫助併向武氏言明嚇其不許洩漏郭倉五隨與郭昭

殉在外滋鬧令武有免充在武氏屋內等候武
晁若往喝鄭家訓同至武氏家中飲酒武晁若
武有位將鄭家訓勸醉郭倉五郭昭清走進武
有位武晁若即將鄭家訓仰面連發扳倒以致
磐傷右肋隨勢撳住郭昭清尋取繩索綁住鄭
家訓兩肐肘兩腿鄭家訓揶稱將來定將郭倉
五等一家殺害郭倉五忿恨交迫起意致死除
害喝令武有位毆打併稱打死有伊承認武有
位隨順取門旁鐵鋤打傷鄭家訓右血盆骨頂

心旋即殞命武有位武昆若異非先回郭倉五
起意棄屍滅跡復令郭昭清喊同胞姪郭郎若
告知前情囑其相幫郭昭清等隨將屍安放搖
艙解下綁屍繩索連艙捆住擡至馬公湖墈上
郭倉五恐屍浮識破復撿石塊放入艙內同屍
丟棄湖內回家經州訪聞獲犯檢明屍傷屢審
供認不諱查律載本夫本婦之伯叔兄弟及有
服親屬皆許捉姦如有登時殺死姦夫姦婦者
照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律科斷若

非登時以鬭殺論又律載威力主使人毆打致
死者以主使之人為首下手之人為從論減一
等各等語此案郭倉五係武氏之夫郭大吉胞
兄武有位係武氏胞姪均係例得捉姦之人郭
倉五因鄭家訓與武氏通姦屢次禁止不從與
武有位等商謀毆折其腿後被鄭家訓詈駡起
意致死雖非登時殺于姦所實與別項謀死不
同應以鬭殺定擬郭倉五喝令武有位毆打致
死自應以郭倉五為首除棄屍為首輕罪不議

外應依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以主使之人為首例擬絞監候武有位依下手之人為從減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郭昭清等分别擬以徒杖等因具

題前來查例載本夫本婦及有服親屬皆許捉姦殺非登時以鬬殺論等語原因本夫本婦之有服親屬皆許捉姦而死者係屬姦夫是以殺雖有心亦照鬬殺問擬至於威力主使他人毆打致死之例係指豪强有威可畏之人喝令

下手致死不人而言此案郭倉五因鄭家訓將
已故郭六喜之妻武氏通姦並不從衙同武
有位謀毆鄭家訓致死郭倉五係武氏之夫胞
兄武有位係武氏親姪均係例許捉姦之人郭
倉五激于義忿與武有位[illegible]衙同毆折其腿龔
絕往來原與別項退兇主使者不同武有位亦
非畏懼郭倉五威力聽從下手自應照殺姦本
例依鬭殺定擬令該護撫以郭倉五有喝令毆
死之言即坐威力主使之罪與殺姦例義未符

不便率覆應令該督撫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
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覺羅雅敦疏稱查有
服親屬皆許捉姦雖殺出有心亦照鬪殺問擬
惟是致死情形各有不同首從罪名亦有區別
如係同謀共毆則下手之情重原謀之情輕自
應將下手者爲首原謀擬以杖流若本係謀殺
在致死凡人因應以造意及下手加功分別首
從定擬如係例得捉姦之人殺死姦夫雖照鬪
殺科斷勢未便將下手者擬抵轉將造意主使

之人問擬校從致情罪輕重未平此案郭倉五因鄭家訓與武氏通姦邀武有位等商謀毆折其腿囊絕往來武有位聽從下手毆傷致死就始初謀毆之情節固應以武有位擬抵郭倉五擬流但下手之時因鄭家訓與言將來殺害其家郭倉五起意致死除害喝令武有位毆打又恐不肯重毆並稱打死有伊承認以致武有位聽從拾鋤毆斃是郭倉五欲殺之心已經當衆宣露武有位聽從毆打致死直是殺人造意加

功與僅止謀毆因而致死者實有不同且語出武有位原係郭倉五晚親素來畏懼聽從指使是以當日在場多人郭倉五獨喝令武有位毆打則鄭家訓之死實由於郭倉五之造謀主使而武有位不過聽從下手之人自應按依首從分別定擬且查乾隆十八年刑部議覆廣東省審題新安縣民黃聯亨主使黃尚禮等先後毆溺黃盤富與鄭氏致死一家因黃盤富與鄭氏通姦黃日昇等拏獲綑縛報明族長黃聯亨送

官黃聯亨起意溺死除害圭使黃日昇手推盤富黃尚禮手推鄭氏下河淹斃黃盤富泮水逃脫黃聯亨與同黃尚燦黃月英尋獲黃盤富出言罵詈黃聯亨氣忿隨令黃尚燦毆傷黃盤富髮際並左耳根殞命審將黃聯亨照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者以致死之人爲首律擬絞黃尚禮黃尚燦均依下手之人擬流經部覆准在案茲黃聯亨等致死黃盤富鄭氏之案亦因其係屬謀殺又係應行擬斬之人殺死姦夫姦婦

故將威力主使人致死分別首從問擬今郭倉
五起意致死鄭家訓屬令武有位下手毆打致
斃與黃瑞亭之案情事相同郭倉五仍照原擬
依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以主使之人為首例
擬絞監候武有位依下手之人為從減一等律
擬流餘照原擬完結等因具
題前來查例載本夫及應許捉姦之親屬其有捉
姦已離姦所非登時殺死不拒捕姦夫者照罪
人不拒捕已就拘執而擅殺律擬絞監候各等

諸是有服親屬例應捉姦之人其在登時姦所
殺死姦夫者自當依律擬徒其非登時姦所照
罪人不拒捕已就拘執而擅殺擬絞蓋因其出
于義忿而死者係屬犯姦有罪之人不應與平
人等論故殺雖有心不加以謀殺之名而坐以
擅殺之罪乾隆二十七年臣部因凡有將捉
姦擅殺之案或置其本罪而與謀殺平人概論
辦理未能畫一是以奏准悉依罪人不拒捕及
已就拘執而擅殺之專條以為辦理殺姦之正

例正所以懲淫惡而伸義忿也至于威力主使
他人毆打致死之例原指主使毆打平人致死
而言若致死犯姦之人自不當照此例問擬此
案先經該撫將郭倉五照威力主使爲首律擬
絞武有位依下手爲從擬流經　臣部以向來辦
理有服親屬殺姦之案悉以鬬殺問擬從無援
引威力主使之條駁令另行妥擬具題去後今
據該撫援引乾隆十八年廣東省黃聯亨主使
拮尚禮等先後毆溺姦夫黃盤官姦婦鄭氏依

威力主使律問擬之成案將郭倉五等仍照原
擬等因具
題前來查有服親屬捉姦非登時姦所致死姦夫
姦婦應照罪人不拒捕已就拘執而擅殺之例
問擬已於乾隆二十七年奏准申明成例纂入
例本通行其黃聯亭之案在乾隆十八年未經
申明成例以前已不當援為辦過成讞且查黃
聯亭係黃姓族長並非例許捉姦之親屬亦與
此案有服親屬應許捉姦者不同乃該撫謬會

非登時以鬬殺論之一語輒稱武有位之毆死鄭家訓實出郭倉五喝令所致未便將起意致死之郭倉五輕縱而以聽從下手之武有位坐絞將郭倉五仍以威力致死科罪是否援參之專條率引平人主使之律殊屬混淆郭倉五合依應許捉拏之親屬殺死不拒捕姦夫照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以鬬殺論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郭倉五既已改照殺姦本例問擬則武有位未便仍依爲從擬流但該犯究係下手致死

之人若照餘人律擬以滿杖未免輕縱武職有位
應於餘人律杖一百罪上量加一等杖六十徒
一年雖事犯在
恩詔以前不准減等再該撫原疏內稱郭將清郭郎
君均合依藏匿罪人中不失爲從減一等律杖九
十徒二年半至配所折責三十五板武昆若雖
非功陞但詞武有位將鄉家割扳倒搽搽合
依餘人律杖一百折責四十板武氏合依軍民
相姦例枷號一個月杖一百折責四十板係犯

姦之婦杖罪的決枷號收贖等語應如該撫所題完結查郭琊清等事犯在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初一日

恩詔以前郭琊清郭郎君所犯徒罪均減為杖一百武昆君等所犯枷杖均予援免等因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初十日題十二日奉

旨郭倉五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直隸司

一起為報明事會看得威縣穆本現因與穆懷德之妻賈氏通姦毒害本夫未死誤害賈氏並賈二姐身死一案先據直督周元理疏稱緣穆本現係該縣民做花炮生理係穆懷德無服族姪對門居住常相往來穆懷德之妻並不避忌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初六日穆本現至穆懷德家閒遊因見穆懷德外出隨與賈氏調戲成姦迨後乘隙宣淫已非一次嗣穆本現陸續給與

賈氏錢文并買給賈氏皮襖鏡奩等物穆懷德並不知情十一月內穆本現與閆九成穆懷德各出資本合夥販賣白菜旋因菜有爛棄至十一月初四日晚穆本現與穆懷德在閆九成家同栽菜葉更餘時分穆本現先自回歸憶及穆懷德未回隨至賈氏房內續舊適穆懷德回轉撞遇詈駡并聲言嗣後不許往來穆本現無言而去穆懷德復將之賈氏詈駡寢息詎穆本現因與賈氏通姦情熱被穆懷德窺破姦情將其詈駡

禁絶往來不得復與賈氏通姦遂起意將穆懷德謀害旋取做炮所剩信酒攙和麪內烙餅一枚至初十日早將信餅藏于懷內走害閆九成家中穆懷德因恭係夥貲恐被哄騙亦即隨至與閆九成一同套車起身將恭拉至沙見寨售賣向賈氏與穆本現破姦之後次日即赴伊兄賈忠信家看病至初十日早始行回歸是日閆九成發賣之炭未完即在沙見寨店內住宿十一日又將恭拉至琢圍集上賣畢算明夥賬欲行

回家穆本現即起意在途將穆懷德害復在集上買得好餅一張欲給與閆九成共食以圖事發得以狡賴即將好餅與信餅藏放空處之內復在集共飲黃昏時分一同套車回歸行至中途穆本現聲言帶有麫餅欲食與否閆九成等俱稱有餅即食穆本現將毒餅遞給穆懷德復將好餅給與閆九成各行取食穆懷德甫入數口因餅墊牙擲入懷內旋即嘔吐路由男家嘗經過穆懷德因嘔吐之後欲赴該村伊妻兄

賈忠信家住宿穆本現同閆九成赶車回歸穆
懷德卽赴賈忠信家叫門經賈忠信開門放入
見其嘔吐當向查問穆懷德答稱買酒邀賈忠信
飲燒酒與飲安頓就寢曾見穆懷德懷內掉落
麵餅隨手拾放鍋蓋之上十二日早賈忠信之
女賈大姐賈二姐見餅欲食賈忠信隨將餅給
與二女分食賈二姐併未食完旋同賈大姐均
各嘔吐身死賈忠信見餅有毒喊起穆懷德查
問穆懷德答稱麵餅係穆本現給與隨卽回家

向伊妻告知往穆本現查問毒餅來歷穆本現稱係集上所買焉得有毒且曾給與閆九成共食為詞隨令穆懷德赴閆九成家詢明並未有毒穆懷德隨同穆本現偕赴賈忠信家隨將伊女吃剩之餅令穆本現看視穆本現將餅奪過假意欲食經賈忠信打落穆本現堅稱信餅係集上所買聲言欲尋賣餅之人賈忠信見其詞辯甚力信以為實又因餅係穆懷德帶去恐告官連累隨將伊女賈大姐賈二姐私埋寢息迨

至二十七日地方許立冬自外探親回歸聞知前情往向穆本現查問穆本現不能隱瞞據實告知并担稱賈氏亦屬知情報縣驗訊詳報飭據該縣詳報犯供發展臣復提犯屢審供認前情不諱將穆本現比照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斬例擬斬立決賈氏照姦夫自殺其夫姦婦雖不知情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經臣部等衙門將穆本現照擬核覆并聲明姦夫自殺其夫姦婦雖不知情亦坐以殺罪者蓋因本夫之被

殺實由姦婦而起故雖非知情同謀亦不得寬其死罪至姦夫謀害本夫傷而未死自與業被殺死者有間若將不知情之姦婦概擬緩首反與本夫已被殺死不知情之姦婦無所區別此案穆本現因與賈氏通姦被穆懷德窺破姦情起意謀害本夫傷而未死賈氏既不知情該督將賈氏照本夫已被姦夫殺死之律擬以絞候與例不符應令該督另行酌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具題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奉

旨穆本現着即處斬餘係依議欽此行文該督在案令
據直隸總督跪稱賈氏雖與穆本現通姦以
致穆本現起意謀害本夫幾遭慘毒但該氏既
不知情伊夫又未殞命若一律擬絞誠與姦夫
謀殺本夫已死者無所區別似應酌減問擬將
賈氏照律量減擬流收贖不准援減等因具
題前來查律載姦夫自殺其夫姦婦雖不知情絞
監候又名例內開律無正條比照某律某例加
一等減一等科斷恭候

諭旨遵行等語今賈氏雖與穆本現通姦以致穆本
現起意謀害伊夫傷而未死但賈氏既不知情
伊夫又未殞命若將賈氏擬以繯首與本夫業
被殺死者無所區別查律例內並無姦夫自殺
其夫傷而未死姦婦並不知情作何治罪之條
似應比律科斷應如該督所題賈氏比照姦夫
自殺其夫姦婦雖不知情絞監候律上量減一
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係犯姦之婦杖罪的決流
罪收贖雖事犯到官在乾隆四十二年五月初

一日

恩部以前業已曲情酌減應不准其再減恭候

諭旨遵行該省既稱該氏因與穆木現通姦致令伊

夫幾被毒害未便仍令穆懷德領回應將賈氏

官價賣身價入官等語應如該督所題完結

等因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初八日題十八日奉

旨依議欽此

山東司

一起為報明事內有待即墨縣民宋坤因妻張氏與高哲通姦商令張氏幫同殺死高哲一案先據山東巡撫國泰疏稱緣宋坤與高哲同庄居住並無嫌隙高哲家有驢一頭庄鄰共向借用乾隆三十五年閒宋坤之妻張氏至高哲家借碾推使高哲遂與張氏調戲成姦嗣後乘便宣淫已非一次宋坤因患麻瘋病症夫婦分寢張氏常約高哲至家姦宿亦不記次數宋坤及母

喻氏均未知情三十九年冬月不記日期傍晚高哲潛至宋坤門首與張氏約邀經宋坤之叔宋士偉即疑高哲與氏有染當向其妻徐氏訴及迨四十年十月初旬張氏與徐氏索錢口角徐氏憶及前情信口思揚張氏心虛不敢與較當經宋坤聽聞過問張氏承認宋坤氣忿即欲殺死張氏因伊母力勸而止隣人許月祥亦暫風聞其事宋坤忿恨難釋當令張氏誆誘高哲到家殺死洩忿始貸一死之語張氏曰切懼

至十二日張氏赴井汲水適遇高哲向張氏訂約是夜前往續好張氏以其夫在家囑其毋誘至家即行許諾歸告宋坤宋坤令其至時捕獲更餘時分高哲果踰牆潛赴張氏臥室解衣上炕先寢張氏潛告宋坤宋坤攜帶刀石復令張氏攜刀潛助同至炕前宋坤持石力砸高哲額顱並即奪石搿其咽喉持刀連扎且逼令張氏幫扎致傷左額角左眉左血盆骨左胳膊左乳左肋臍肚等處殞命宋坤即令張氏點燈照視想

宋張氏

其不死扳轉屍身復用刀扎傷脅肋左後肋二
處同張氏移屍掩藏圖滅跡嗣經地方人等
報縣驗詳供認不諱將宋坤依姦夫已離姦所
本夫殺非登時依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監候
張氏依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經 刑部等衙門以此案[illegible][illegible]與宋坤之妻張
氏通姦已屬有罪之人宋坤訊出張氏姦情即
欲將張氏殺死經伊母力勸而止迨後宋坤忿
恨莫遏令張氏誆誘至家殺死實屬義忿與擅

張氏幫扎雨哲係因本夫宋坤逼嫁輒動手加功亦在宋坤用刀石毆扎多傷之後但宋坤欲殺雨哲已先向張氏告知張氏聽從誆誘雨哲至家復幫同殺死實屬謀殺爲從以罪人而殺罪人法難寬假前擬將宋張氏依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以絞候正與名例所載一家人共犯罪而首從本罪各別者依本律首從論之律意相符似無枉縱宋張氏應仍照前擬合依謀殺人從而加功絞監候等因具題經臣等查名例

截一家共犯罪侵損於人者以凡人首從論此係指本犯與一家人共犯一罪者而言又若共犯罪而首從本罪各別者各依本律首從論註云如甲引他人共毆親兄甲依弟毆兄律杖九十徒二年半他人依凡人鬭毆論此係指本犯與外人共犯一罪者而言律義判然不得割截牽用此案張氏與高哲雖係姦夫姦婦均屬有罪之人但張氏先因與高哲通姦被本夫宋坤搬出欲殺伊母力阻而止宋坤忿恨難釋即

適今張氏往誘局哲至家殺死始貸一死嗣該
氏赴井汲水適遇局哲向該氏訂約續好張氏
以其夫正籌其通姦即行許諾是夜局哲即至
張氏房內脫衣臥炕欲圖姦宿張氏告知伊夫
即攜帶刀石毆扎局哲咽喉等處身死並令張
氏幫扎二下正與一家人共犯罪有侵損於人
者以凡人首從論之律相符求便率引親屬將
別他人共犯罪而首從本罪各別各依本律首
從之律定擬以致割截律文罪有出入且張氏

雖該計糾邀夫實係聽從夫言其死所致是宋坤擅殺罪人該犯婦聞屬指殺為從自不得以謀殺人從而加功問擬今起意謀殺姦夫之宋坤該撫因其激於義忿既已實其謀殺之罪援照擅殺罪人例以鬬殺論擬以絞候乃于聽從逼將之張氏因其犯係從另照謀殺加功律擬絞一事兩擬引斷殊混與律未協不便率覆應令該撫詳核律文再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疏稱查宋張氏與高哲

雖係姦婦姦夫均屬有罪之人但張氏先與高哲通姦被本夫宋坤盤出欲殺因伊母力阻而止宋坤忿恨難消逼令張氏誆誘至家殺死始貸一死張氏被逼過迫高哲即行誆誘至房臥炕圖縱奸宋坤因張氏潛向告知即攜帶刀石毆扎高哲咽喉等處身死迨逼令張氏幫扎二下則張氏之誆誘幫扎姦夫實係聽從夫言畏死所致宋坤既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以鬭殺論律擬以絞候張氏應照餘人律擬杖一百

宋張氏

査該犯婦對同擡負移屍擲棄將宋張氏擬徒
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宋張氏合依毆殺人案內
聽從擡埋之人如寔係在場幫毆有傷律應滿
杖者照棄屍不失律杖一百徒三年例應杖一
百徒三年係犯姦之婦杖罪的決徒罪收贖等
因乾隆四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題八月初四
日奉
旨依議欽此

湖廣司

一起爲稟報事會看得祁陽縣詳解張雲衢砍傷陳亞長身死一案先據湖南巡撫顔希深疏稱緣張雲衢陳亞長俱籍隸廣東陳亞長係張雲衢緦麻表弟素無嫌隙張雲衢因胞伯張鳳英遷居寧遠種地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擕妻程氏並幼子二八自粤往投張鳳英覓地耕種二十五日途遇陳亞長詢知欲往寧遠販買棕斤張雲衢因係同路托其帮挑行李許給

工錢二百文是晚同在飯店住宿張雲衢程氏各帶一子分鋪睡臥陳亞長另宿一鋪乗張雲衢睡熟潛與程氏行姦程氏勞倦睡熟誤認伊夫朦朧莫辨被陳亞長姦畢仍回已鋪就寢二十六日仍復一路同行是夜又寓飯店一房歇息陳亞長聽聞張雲衢往外出恭又往程氏鋪上圖姦時程氏睡醒明知伊夫外出非係陳亞長因店客衆多慮及張揚出醜當即拒叱而止二十七日早起身陳亞長挑擔後走程氏將頭

亞長二十六日夜圖姦之事告知張雲衢令其
不必同行張雲衢氣忿隱忍隨借陳亞長行走
遲緩爲詞與之吵鬧而散程氏因陳亞長爲人
不端心生疑惑問之張雲衢二十五夜未與同
宿始知已被陳亞長圖姦卽向張雲衢告知張
雲衢愈加氣忿直候至二十九日張雲衢夫婦
在途遇見陳亞長張雲衢起意殺害假意修好
誘令同至張鳳英家其時張鳳英外出伊子張
添紅叫留陳亞長等酒飯張雲衢向張添紅借

錢二百給陳亞長以爲工價時陳亞長欲赴猺山賣棕張雲衢詭稱邀伊賣陳亞長即携扁擔被包與張雲衢同至禮桂冲山下陳亞長先走張雲衢四顧無人抜取身佩小尖刀砍傷陳亞長項頸陳亞長用扁擔轉身回毆被張雲衢格落又用刀砍其偏左陳亞長用右手抵格被張雲衢砍落手指又砍傷頂心陳亞長側跌倒地張雲衢用手向按將刀倒轉致傷己手刀復脫落抜取腰間鐵尺連打陳亞長左胳膊左肋脥下

骨折又戳其左胳膊兩下張雲衢順取陳亞長
被包而回包內有錢一千四百文時有范魁高
在山上砍柴望見張雲衢與陳亞長打架後見
陳亞長已經殞命因恐不認識致未聲張四十
二年五月初二日有盤永光曾見屍身告知保
長盤永光查看因不知死者姓名又不知兇手
何人復恐野獸殘毀隨雇足正魁劉廷瑞將屍
暫埋迨後范魁高在張添紅門首遇見張雲衢
認係兇犯當向家奐彩告知拿獲與縣供認不

詳將張雲衢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以鬭殺論外姻尊長毆緦麻卑幼至死者絞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經　臣部等衙門以讞獄務得真情擬罪方歸允當至冒姦之案尤屬曖昧苟非實有證據即不得據一面之詞遽行定讞此案張雲衢因陳亞長奸拐伊妾程氏將陳亞長殺死後復將陳亞長行李掠取之處細核前後供招雖據張雲衢夫婦供指冒姦屬實該撫亦即以冒姦並無對証張雲衢現將陳亞長錢物攫取恐

有圖財謀命等情駁飭審辦而張雲衢辯稱君表子不曾殺傷何肯自認這樣的醜事陳亞長本屬窮人並無多餘銀錢又係綢麻衣物何肯害他性命等情似屬可信但奸人見財謀命不盡在財物之多寡兇犯圖避重罪又何恤乎蒙恥且查閱供詞張雲衢住店衆客與陳亞長一房住宿承審官並未將各店主傳案質審張雲衢刀砍陳亞長彼此交手多時豈無一言喧鬧縱時在山砍柴之池迴避高既事後尚能辨認張

雲衢面貌何當下並未曾聞其語言疑竇種種毫無確據是張雲衢起意致死陳亞長之處恐另有謀故別情自應詳鞫實情按律定擬方爲允協即或審無別故實係因姦起衅然事隔數月殺非姦所若無確實見聞亦不得竟以擅殺罪人科斷今該撫僅據兇犯夫婦一面之詞遽將張雲衢照擅殺律定擬繯首具題殊未允當等因題駁去後今據該撫李湖疏稱遵即提集犯證逐加研訊緣張雲衢娶妻程氏與緦麻表

弟陳亞長時相往來乾隆三十八年張雲衢外
出陳亞長在伊家帮工與程氏調戲成姦此後
時相姦好張雲衢並不知情三十九年陳亞長
遠出傭工不復往來張雲衢在家遊蕩不務本
業四十一年十一月內伊父張朋英將其逐出
貧難度日伊有親伯張鳳英久遷湖南寧遠縣
地方張雲衢欲攜妻子投奔相依種山十二月
初四日程氏挑衣箱被褥張雲衢用籮擔肩挑
兩子同行二十五日行至廣東樂昌縣會遇陳

亞長詢知挑腳轉回陳亞長見氏力疲囑續蔡自愿代挑同往種山張雲衢盤費用盡向其借貸陳亞長即在兜肚內取給錢四百文見彼歇店見陳亞長包袱內尚有錢一千文張雲衢一併借取收入箱內途中見陳亞長與程氏嬉笑無度知其屬意遂與程氏密商如向調戲不必拒絕若果遂姦不惟借錢無需措還將來種山亦可藉其力作程氏應允張雲衢即在店房開設地鋪三個令程氏睡于中間張雲衢與陳

亞長名駆一邊陳亞長遂與程氏姦宿張雲衢佯爲不知二十八日張雲衢見陳亞長在途向氏提妨戲謔無忌因思伊伯張鳳英賦性嚴謹恐被看破出醜難以安身欲遣陳亞長暫時轉回俟伊尋有山地寄信喚來夥種可圖久處與程氏商允向陳亞長告知陳亞長向索前欠張雲衢承認衣物賣錢湊還陳亞長復索挑擔工價張雲衢因一時不能變賣淸給陳亞長仍與張雲衢同行陳亞長在途剃頭張雲衢撤開與

伊妻挑擔先走赶至水達舖與張鳳英相遇陳
亞長落後張雲衢將伊長子留交張鳳英帶回
自同程氏前行陳亞長隨後赶至水達舖見張
雲衢之子在張鳳英處即向張鳳英查問張雲
衢去向並以拐子斥駡張鳳英聽聞理論陳亞
長互相分辯同至張鳳英家張鳳英後至向張
雲衢怒駡拐人何物致被中途駡辱氣忿進內
張鳳英之子張添紅查詢陳亞長以欠錢回答
張添紅遂備錢二百文給張雲衢轉交陳亞長

稱欲買棕以錢數未足不受張雲衢因見陳亞長索欠不收遂邀陳亞長同赴冲尾伊大伯張秀典家措錢給還卯一時無錢即將棕抵算陳亞長應允偕往禮住洲時即遇雨雪交加避入岩下坐地吃烟張雲衢向陳亞長言及中途姦宿稽氏伊俱知悉人錢勸其殺斃陳亞長聞欲以後欺欠措錢嚇係假詞怒斥其非即欲起身轉回張廣典家聲言揚其實姦醜事張雲衢一時忿恨頓起殺機即取原帶尖刀隨後赶上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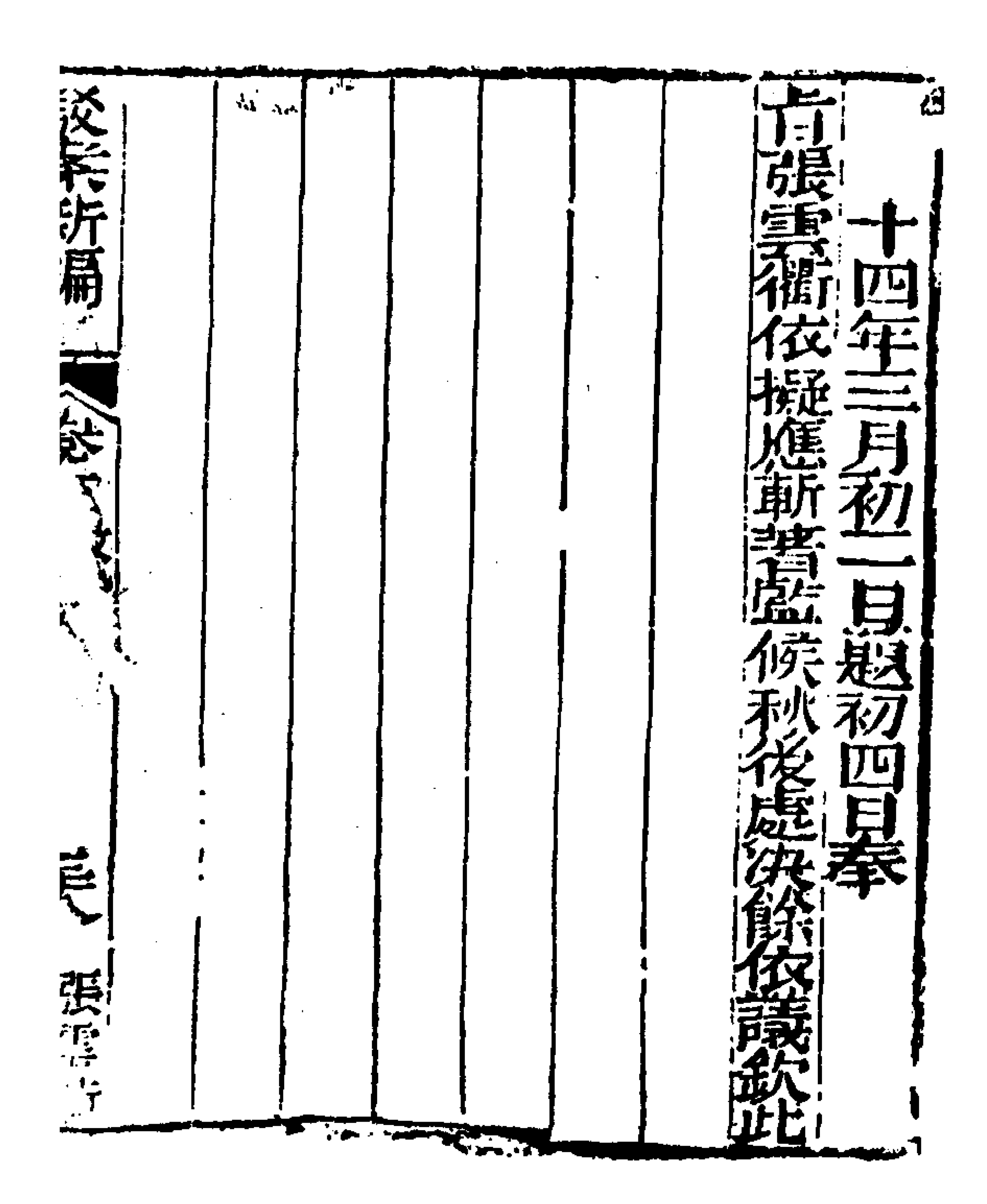
其頂頸陳亞長轉身與携毆傷張雲衢左臂膊張雲衢復用刀砍其偏左頂心陳亞長舉拳向毆張雲衢以刀砍落右手四指陳亞長側跌倒地張雲衢手中之刀因血污柄滑天冷手僵隨勢擲落坎下即取腰間鐵尺迎打其左胳膊左胂䏚又用鐵尺刀柄戳其左臂膊二下殞命張雲衢因衣服血污下坎赴溪洗滌見原刀在彼隨取刀至溪邊連衣一併滌淨手執刀柄帶回不期足滑失跌跪地執刀之手向地一拄致刀

尖觸石刀柄擦出手掌刀刃割傷手指將刀丟
棄而回有盤詠紫赴出見石傷斃身屍報知保
長盤詠光出錢雇倩夏亞魁等將撿殘鐵尺尖
刀同屍暫行掩埋密訪亞兇二月初四日有泡
魁高挑桐子至粱英彩榨坊打油住歇與朱德
明李亞坤雖錢賭博泡魁尚輸與李亞坤錢一
千二百文將桐子抵錢清結憐父責打不敢歸
家留宿榨坊粱英彩以禮桂沖無名身屍威疑
張添紅黨所殺教誘泡魁高捐証張添紅在

場伊家道殷實即可詐銀分用沱魁高應允梁
英彩告知保長盛永光向沱魁高查問相符向
張添紅索銀一百二十兩代爲調處張添紅隨
將張雲衢捆縛送縣驗訊張雲衢供稱陳亞長
中途代挑行李在店歇宿旨姦伊妻事後知覺
忿恨殺死順取其被包錢文而回張添紅並未
在場等情將張雲衢照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
律擬絞審題接准部駮飭令研審供認前情不
諱查陳亞長雖係張雲衢外姻緦麻表弟但張

雲衢負錢縱令伊妻與陳亞長姦宿已失尊長
之義今因縱姦欠錢無還將陳亞長立時殺死
事犯到官又教令伊妻誣指陳亞長買姦未便
仍按服制科斷應依律擬斬監候程氏黎英彩
范魁高擬徒李正坤等分別擬以枷責等因具
題前來據此應如該撫所題張雲衢合依故殺者
斬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照例刺字該撫既稱
程氏合依姦內外緦麻以上親之妻者各杖一
百徒三年係犯姦之婦杖罪的決徒罪收贖范

魁高等在粱英彩店內賭博訊係偶然會聚並非粱英彩開場窩賭其因范魁高賭輸無措教令誣指張添紅在場與鬪詐銀情殊刁惡不便因非案內証佐稍為寬縱粱英彩范魁高除賭博輕罪不議外均照証佐不言實情故行誣証致罪有出入減罪人罪一等律應減所誣死罪二等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各折責四十板李亞坤合依賭博例枷號兩個月杖一百折責四十板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等因乾隆四



十四年三月初一日題初四日奉

旨張雲衢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雲南司 既非故殺且其子實係激于義忿所致與殺死父國 係情急救父即非毆死者即擬斬人不非擒而擅殺本例問擬斬候

一起爲報究事會看得文山縣客民申張保同申忠義毆死高應美情由敗露以致伊父申茂盛伊母胡氏先後服毒身死一案據雲南巡撫裴宗錫疏稱緣高應美與申茂盛均係籍隸楚南永州永縣屬西洒街各開小舖生理素無嫌隙申茂盛娶妻胡氏平日和好所生三子長子申張保另在壠岱地方耕種居住相距十里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內高應美意圖同籍將店頂給

與人因賬未收情密寓串茂盛家與伊妻胡氏不避嫌疑屢爲串茂盛撞見遂相反目串張保往勸數次串茂盛俱隱忍未言四十三年三月十五日串茂盛鬱結成疾串張保復往看視串茂盛始將情由密行告知串張保欲接伊母同居先回收拾至十九日胡氏被夫責逐奔至伊子串張保家居住二十一日下午串張保攜棍往山挑柴路遇高應美欲往伊家串張保用言阻止高應美嗔其不應互相詈罵高應美拾石向

擲申張保閃過順用所帶挑柴木棍向毆致傷
高應美顋門仆地高應美復順手摸取石塊用
張保恐其起身還毆又用棍頭向戳致傷高應
美腎囊殞命申張保將屍拖至屋旁晚間同
伊母搭屍赴山棄入石洞並用柴草掩蓋洞口
希圖滅跡而散四月初七日經屍兄高應復投
鳴約長街鄰等獲高應美所穿布鞋並於申茂
盛家將高應美存放衣物錢文查明領回將申
張保押解赴縣詎申茂盛胡氏忿激羞愧先後

服毒身死報縣驗詳審解覆訊據申張保供認前情不諱究因途中口角爭毆致傷身死並非有心欲殺似無遁飾查申張保與高應美鬬毆用棍頭戳傷其命罪應論死乃因情事敗露以致伊父母二人先後服毒自盡較之父母一人自盡者情罪尤重申張保除棄屍不失輕罪不議外將申張保即申忠義依例擬絞立決等因具

題前來臣　部照擬核覆奉

旨刑部等衙門題覆雲南文山縣民申張保毆死高應美致伊父母先後服毒身死一案將申張保問擬斬決固係按律議罪而揆其情節實未允協凡子犯死罪致令父母自盡擬以立決者原為其子違犯教令及身犯不端之事致累其親忿恨自戕此等尊親斷不可復留於人世例意顯然今此案申張保因高應美與其母胡氏不避嫌疑屢為其父申茂盛撞見遂相反目申張保曾經往勸數次嗣其父鬱結成疾申張保往視始將情由密行告

知及胡氏被夫責逐即奔至申張保家居住後高應美途遇申張保復嚇言欲往伊家見其母申張保用言阻止高應美輒行嚷鬧拾石向擲申張保情急始用所攜木棍毆戳致斃後經事發申茂盛胡氏忿激羞愧先後服毒身死是此案釁由伊母胡氏與高應美有姦淫惡欺凌實爲爲子者所宜恨且申張保始而勸解其父繼復接母同居並無不合迨後姦夫欲往其家明係圖姦其母此而再不心生忿恨任聽其母與人苟且則竟無復人心

之心且將置其父於何地乎是申張保之毆死尙屬義憤出於義憤殊堪矜憫而申茂盛胡氏之死由於姦情敗露慚懼輕生並非申張保貽累亦子以立決未免情理之平但非於姦所殺死姦夫自不能免罪擬以絞候亦足蔽辜此本部及九卿會同該部另行妥酌定例以來歷辦從無有此等案情即照新例辦理朕綜理庶獄裁讞案情鉅細悉爲反覆權衡折中至當如其子自作罪惡致親忿激輕生則當立正典刑以申明刑弼教之義若似此

申張保

案之殺姦因羞恥而戕親死非波累所致則不宜
即予緩首致乖明慎用刑之義內外問刑衙門並
當深體朕意慎重聽斷將此通諭知之欽此欽
遵臣等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世慎用刑惟允惟平之至意伏查例載子孫罪
犯應死及謀故殺人事情敗露致其祖父母父
母自盡者即照各本犯罪名擬以立決等語細
譯例義原專指兇惡不法之徒忘其身以及其
親者而言若核其犯罪之由既屬釁由自作復

累其親以殞命忿恨情極自戕是誠罪不容誅斷不可稍稽顯戮擬以立決自屬允當至若母犯姦淫經伊子非姦所登時將姦夫殺死父母因姦情敗露忿愧自盡似此姦情在爲子者殺死姦夫實係情切天倫事關義忿推其身罹重辟皆緣伊母之敗名喪節相激而成並非自作罪惡則其父母之羞忿輕生亦由自取以視子犯應死致累其親自盡者情節自屬不同若將此等案犯一例擬以立決則是與累親致死者

無所區別於情理實不得其平臣等悉心酌議請嗣後凡母犯姦淫其子實係激于義忿非姦所登時將姦夫殺死父母因姦情敗露忿愧自盡者即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絞監候本例問擬不得概擬立決如此酌定專條庶援引不致參差而情法益昭允協矣恭候

命下臣部載入例冊並通行直省各督撫問刑衙門一體遵照辦理所有申張保一犯即照新例改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以鬬殺論律擬絞監候

秋後處決餘仍照刑部等衙門原擬完結臣等
謹會同九卿合詞具
題請
旨等因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題十六日奉
旨甲張保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山東司

一起爲具報事會議得東平州民聶天秀因姦殺死周禮致伊母聶謝氏受傷一案據山東巡撫明興疏稱聶天秀隨母謝氏至外祖謝在天家居住近隣周禮乘間與謝氏調戲成姦謝在天聶天秀均不知情乾隆四十六年正月二十九日夜周禮赴謝氏房內姦宿聶天秀聽聞作叫疑賊携刀出看順至伊母房外憶及伊母住房無門恐賊潛躲屋內掀簾進屋瞥見周禮在伊

聶天秀

母炕上赤身坐起氣忿莫遏刀砍周禮右肩甲謝氏亦即側身爬起適迎刀口割傷偏右聶夫秀復砍周禮左手背大指右手腕並扎其右肋肚腹謝氏上前奪刀自行劃傷手指聶夫秀隨即往看周禮業已殞命供認不諱聶夫秀除姦所登時殺死姦夫輕罪不議外將聶夫秀依子毆母律擬斬立決併聲明該犯殺姦誤傷與逞兇干犯者有間擬以斬決未免情輕法重聽候部議等因具

題爲承審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內臣部議覆
任雲南巡撫裴宗錫題申張保毆死姦夫高應
美致伊父母服毒身死將申張保照子犯應死
致其父母自盡例擬以絞決等因一案奉
旨刑部等衙門題覆雲南文山縣民申張保毆死高
應美致伊父母先後服毒身死一案將申張保問
擬絞決固係按律議罪而揆其情節實未允協此
案緣申張保因伊妻胡氏與高應美有姦淫惡欺凌實爲
爲子者所宜恨追後姦夫欲往其家明係圖姦其

毋此毋不忍生忿恨任聽其母與人苟且則竟無復廉恥之心且將置其父於何地乎是申張保之毆死高應美實出于義憤殊堪矜憫而申茂盛胡氏之死由于姦情敗露忿愧輕生並非申張保貽累若亦予以立決未得事理之平著交九卿會同該部另行妥酌定例具奏嗣後遇有此等案情即照新例辦理內外問刑衙門並當深體朕意慎重聽讞再將此通諭知之欽此欽此欽遵經九卿會同吏部議將申張保依非姦所將姦夫殺死照

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例擬絞監候斟酌在案查婦
子由義憤非姦所殺死姦夫致父母忿愧自盡
止科擅殺之罪則姦所登時殺死姦夫誤傷伊
母者情節尤輕自當準情定罪以昭平允今據
該撫研訊蕭天秀實係義憤殺姦誤傷伊母并
據謝氏等供情符合臣等詳核案情蕭天秀自
縣問擬與伊母姦宿釁爲子者所宜忿恨蕭
如
聖諭若任聽其母與人苟且則竟無復廉恥之心將

詈其父於何地至該犯刀砍姦夫謝氏起身適
迎刀口招傷偏右復向奪刀自行劃傷手指詈
非該犯思慮所及且因伊母奪刀隨即住手並
無還兇于犯情事若照子毆毋律擬以斬決恐
使殺姦雪恥誤傷其毋者竟與逞兇干犯歷逆
之子漫無區別查申張保一案係非姦所殺死
姦夫是以即將罪人不拒捕而擅殺本律問擬
縱係今聶天秀姦所獲姦登時殺死姦夫律應
擬徒其過失致傷父母亦應擬徒自覺從一科

斷聶天秀應照過失傷父母律杖一百徒三年
聶謝氏應照軍民相姦例枷號一個月杖一百
等因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初十日題十二月奉
旨依議欽此

廣東司 附本夫縱容抑勒妻妾與人通姦審有確據許其殺死姦夫案內無論是否應擬姦外人實係聽從加功者悉照共毆餘人律杖一百新例

一起爲被殺等事會看得合浦縣民陳萬財等謀

殺姦夫王文哲身死一案據廣東巡撫李湖疏

稱緣陳萬財素與王文哲熟識往來乾隆四十

四年六月初八日陳萬財赴廣西貿易遺妻吳

氏在家十二日王文哲前往探望遂與吳氏調

戲成姦以後時往宣淫已非一次鄰佑黎張氏

等共知八月初六日王文哲因欲往石埇趁墟

復至吳氏家姦宿送給銀耳環一對初七日上午

王文哲與吳氏在中廳說笑適陳萬財旋家撞見查問王文哲以趁墟經過回答即行辭去陳萬財心疑向吳氏根究吳氏抵賴陳萬財舉拳毆打經隣婦黎張氏陳洪氏聞聲赴勸吳氏始將通姦實情吐露陳萬財氣忿起意將王文哲殺害因一人不能制伏適表叔之黃殿才在田工作走回從陳萬財門首經過陳萬財瞥見邀出與往將前情訴知邀其幫助黃殿才不允陳萬財以有事獨認決不拖累之言再三求懇黃

殿才允從陳萬財知王文哲從石埔回家必經
墟垌地方商定彼處下手遂各携帶尖刀同往
墟垌等候陳萬財望見王文哲走近上前斥駡
王文哲姦辱伊妻之非王文哲回詈陳萬財刀
砍王文哲右手腕黃殿才亦刀砍王文哲髮際
二下王文哲向前撲毆陳萬財復連砍王文哲
偏左額顱左肋時殞命陳萬財等各即奔逸比
屍兒王文安尋獲屍身投保報縣供認不諱將
陳萬財依例擬絞監候黃殿才擬絞監候吳氏

擬以枷杖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陳萬財合依本夫捉姦已離姦所殺死不拒捕姦夫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監候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疏稱黃殿才非例許捉姦之人應照凡人謀殺論黃殿才依謀殺人從而加功者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吳氏合依軍民相姦例杖一百枷號一箇月杖罪的決枷罪收贖第犯到官雖在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初一日

恩詔以前但吳氏與人通姦致其夫身罹重罪杖罪

的決枷罪收贖追出贖銀與所得王文哲耳環

一併入官等語查本年十月內 臣 部條奏嗣後

凡姦情確鑿本夫及應許捉姦親屬起意殺死

姦夫案內無論應許捉姦之親屬及不應捉姦

之外人實係激於義忿聽從加功者悉照共毆

餘人律杖一百并聲明黃殿才即改照餘人擬

杖等因奏准在案應將黃殿才一犯遵照新例

改依餘人律杖一百雖事犯在

恩詔以前應不准其援免餘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等因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題十六日

奉

旨陳萬財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湖廣司

一起爲報明事會看得宜都縣民向萬友等挺奸捆溺許添佩身死一案據湖北巡撫鄭大進疏稱緣許添佩曾與向萬友之兄向萬秀合夥貿易并與向萬友之母廖氏爲乾子常相往來乾

隆四十一年正月內向萬秀病故許添佩與向萬秀寡妻丁氏調戲成姦以後乘便宣淫已非一次四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許添佩復與丁氏行姦經向廖氏撞獲許添佩當即奔避向丁氏哀求廖氏隱忍禁止往來四十三年秋間廖氏同向萬友遷居另住許添佩時與丁氏姦宿經廖氏聞知氣忿囑子向萬友捉拏向萬友因恐許添佩力大隨邀堂兄向萬方堂弟向萬貴並附近楊坤張安邦等十一人往捕齊至丁氏

家內見許添佩與丁氏在廚房同坐廖氏與向萬友喝衆捕捉許添佩即拾丁氏家鐵刀拒砍張安邦用身佩小刀連扎許添佩兩手腕揪住正欲解官誆許添佩反加辱駡並稱送官不過責打回衆定將向萬友一家殺害向萬友以許添佩玷污伊媳復慮日後仇害即起意棄水溺死當邀向宗理擡腳該犯擡手行至溪邊向萬友將許添佩推入水內因溪河水淺不能淹死向萬友令向宗理下溪將許添佩兩腳提起向

萬友用繩捆住卯酉溺斃驗訊不諱查許添佩
與向丁氏進姦已據丁氏等供明屬實未便有
罪之人但向萬友已邀人捕獲並不送官究治
輒棄水溺斃實屬擅殺將向萬友依律擬絞監
候張安邦擬徒援減向丁氏等擬以枷杖援免
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向萬友合依罪人已就拘
執而擅殺以鬬殺論鬬殺者絞律擬絞監候秋
後處決該撫疏稱向家理合依餘人律杖一百

折責四十板張安邦刀戳許添佩左右肐肘等
處各依刃傷人者杖八十徒二年楊坤等訊係
幫同捆獲並無嚴打情事均無庸議向丁氏合
依軍民相姦例枷號一個月杖一百係犯姦之
婦杖決枷贖各犯事犯在乾隆四十五年正月
初一日
恩詔以前張安邦所得徒罪應減為杖一百折責四
十板向宗理所犯杖罪並予寬免向丁氏並免
收贖給付伊姑廖氏聽其去留等語查向氏犯

姦釀命情罪較重所犯枷杖應不准其援免仍
令照例杖罪的決枷號收贖餘均應如該撫所
題完結等因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題
十八日奉
旨向萬友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刑部謹
奏為酌定謀鬬殺姦之例以歸畫一事竊查律例
內捉姦致死各條已屬纖悉周詳惟本夫及例
許捉姦親屬起意殺姦糾約他人幫同下手致

死此種謀同下手者并例許捉姦之人應作何
治罪向未明立專條外省問刑衙門遇有此等
案件其例應捉姦之正犯依擅殺罪人律擬絞
監候至同謀助力之人皆照共毆餘人律擬杖
者亦有照尋常謀殺加功擬絞者輕重互異各
省往往參差不能畫一即如現在湖北與廣東
各有一案到部即屬參差不一如湖北巡撫鄭
大進題許添佩與向尚友之孀嫂丁氏通姦向尚
友邀同堂叔向宗理并張安邦等捉姦將許添

佩璟水溺斃一案該撫將王兇向貴以依擅殺罪人律擬絞割同毆死之向宗理照共毆餘人律擬杖張安邦依刃傷本律擬徒此共毆餘人擬杖者而廣東巡撫李湖題王文哲與陳萬財之妻吳氏通姦被陳萬財撞獲邀同黃殿才殺死王文哲一案該撫將王兇與陳萬財依擅殺罪人律擬絞聲明黃殿才非例許捉姦照凡人謀殺加功律亦擬絞候此則以共毆餘人擬絞者與湖南向宗理擬杖之案輕重迥別臣等伏

陳萬財

查例載本夫捉姦已離姦所非登時殺死不拒捕姦夫者照罪人不拒捕及已就拘執而擅殺律擬絞監候杳殺姦之家或糾約而往情近于謀故忿極致死事近于故而例許捉姦之人均寬其謀故之情而以擅殺罪人論者蓋死係罪人殺出義忿是以不加以謀故之名所以懲淫惡而申義忿也夫擅殺之正兇既以鬭殺論罪則聽從下手之犯自應以共毆之餘人定擬未使以二人抑一罪人之命且正兇之問擬既隱

寓矜恤之意予以擅殺罪人之輕而爲從之餘
人轉入于謀殺加功之重于情法實未爲平允
臣等愚心酌議應請嗣後凡姦情確鑿本夫及
應許捉姦親屬起意殺死姦夫案內無論應許
捉姦之親屬及不應捉姦之外人實係激于義
忿聽從加功者悉照其餘人律杖一百如有
挾嫌姤姦謀故別情乘機殺害圖洩私忿者仍
照謀故本律問擬庶情法各得其平而引斷不
致歧誤問刑衙門亦永遠得所遵循除廣東巡

撫具題陳萬財一案臣等駁湖北巡撫所題之
案一例改照條入擬杖另行具題外理合具摺
奏明恭候
聖鑒俟
命下時臣部纂入例冊通行直省各督撫一體遵照
爲此謹
奏請
旨等因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初十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河南司

一起爲報明事會看得鹿邑縣民婦李張氏拒姦

誤傷本夫李東海身死一案先據陞任河南巡

撫富勒渾疏稱緣李張氏與李東海結褵七載

素本和好李東海遊蕩不務正業將祖遺財產

花消僅靠乞食度日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初旬

李東海因貧難度途遇素識之趙三向其借貸

隨用言引誘趙三欲令與伊妻張氏通姦趙三

應允即同李東海至家張氏因趙三素非認識

即出言斥逐當即走避十九日晚李東海又與趙三撞遇復向借錢並提稱已與伊妻商定令趙三前往姦宿趙三信以為實當給李東海錢五十文一更時分李東海領趙三至家門相近令趙三獨自推門進內張氏問知因由不依喊罵趙三畏懼逃逸李東海開門趨面勸慰李張氏出院哭喊經李東海族叔李添祿等詢悉前情將張氏勸慰次日送張氏至母家居住嗣李添祿以張氏避居母家終非長計將李東海嚴

至訓誨令其領妻回家李東海復以窮苦難過
勸張氏諸事順從張氏與之吵嚷李東海聲稱
將來令與人睡還不及知張氏恐其領人圖姦
隄防愈密後張氏睡夢中聞開門聲響驚醒竊
聽門外說話料有圖姦之人即取紡車排捕防
身喊叫李東海閃至床前用手掩氏口張氏疑係
伊夫引人前來強姦隨用紡車排捕拒毆致傷
李東海右額角連右眉叢並髮際等處李東海
聲喊倒地張氏聽係伊夫當即住手喊叫李添

祿等聞聲趨至見一人由李東海門首從東南
跑逸李添祿等進內查問張氏備告前情將李
東海背同扶卧鋪上李東海傷重至次日殞命
報縣驗訊飭審研究據供前情不諱查李東海
逼娶賣姦李張氏拒姦誤毆伊夫身死供認確
鑿雖係犯時不知但名分攸關自應按律問擬
將李張氏依妻毆夫致死律擬斬立決聲明李
張氏黑夜拒姦誤傷伊夫身死並非逞兇干犯
趙三擬杖等因具

題經臣部等衙門以此案供招張氏之夫李東海
因得受趙三錢文屢次抑勒伊妻與趙三通姦
張氏堅執不從併將趙三暗囑李東海恬不知
恥轉懇將來令與人姦遂不及知張氏隄防愈
密囑伊夫夜間將杷開門與人低語張氏竊聽
有你備償趙三之言隨即喊叫不料伊夫李東
海進房閃到床前手掩氏口該氏疑係圖姦之
人隨取紡車排柿拒毆致傷額角顖門是張氏
當黑夜拒毆之時即為扞姦起見其誤傷伊夫

身死之處委係犯時不知自應依拒姦毆斃圖姦之人擬斷始與律意符合今該撫既稱張氏實係犯時不知復稱名分攸關將張氏仍依妻毆夫至死律擬斬立決並犯時不知之條不專爲名分所關之案而設該撫並未詳繹律義致將拒姦貞節之婦竟與尋常毆斃本夫者一例科罪殊於情理實未允協應令該撫妥擬具題到日再議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題

二十九日奉

咨部駁甚是依議欽此咨行該撫去後今據陞任巡撫李世傑疏稱查律載本應罪重而犯時不知者依凡人論又例載男子拒姦殺人之案擬鬬殺律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各等語張氏黑夜拒姦誤傷伊夫身死之處鄰明張氏實因伊夫潛起開門與人說話旋即有人進內手捻其口該氏疑係圖姦之人即將紡車排扎向毆並不知係本夫實屬犯時不知自不得仍依妻毆夫至死律定擬而將張氏擬斬立決誠如部駁

實未允協查李張氏拒毆之時本爲拒姦起見自應照拒姦毆死圖姦之人問擬將李張氏比照男子拒姦殺人之案照鬭殺律減一等候一百流三千里例應杖一百流三千里係婦人照律收贖等因具

題前來伏查張氏黑夜拒姦誤傷伊夫身死委係犯時不知自當照拒姦殺死圖姦之人科斷應如該撫所題李張氏應比照男子拒姦殺人之案照鬭殺律減一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例應

杖一百流三千里係婦人照律收贖趙一依照
不應重律杖八十折責三十板完結[illegible]乾隆
四十八年六月初九日題十二日奉
旨依議欽此也

江蘇司

一起為報明叩驗事會看得上海縣僧德見砍死僧文照業死不失一案據署江蘇巡撫晉 疏稱緣僧德見籍隸上海自幼在祖師堂披剃拜僧文照為師素好無嫌乾隆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僧德見之母張王氏至廟探望適僧德見外出僧文照即與張王氏調戲成姦被僧德見回歸撞見僧德見將僧文照斥罵經僱工薛征觀勸散嗣張王氏仍赴廟中乘便奸宿僧德

見禁阻不止心懷忿激至五十七年三月間僧
文照竟將張王氏留住在廟以至醜聲益彰僧
德見復與僧文照逐日吵鬧彼此不認師徒張
王氏因伊子屢次苦勸方始回家四月初三日
更餘時分僧文照飲醉臥牀輒將僧德見辱罵
聲言將來欲接張王氏長住廟內不料德見不
依僧德見慮恐其母到廟長住愈加出醜若竟
控究又恐連累其母一時忿激起意將僧文照
殺死撿取柴斧走至床邊見僧文照向外睡臥

僧德見用斧砍其左額角連腮頰一下僧文照
聲喊轉身坐起僧德見又連砍其右腮頰及鼻
梁上連服胞各一下僧文照負痛倒床僧德見
又砍其咽喉胸膛各一下即時斃命僧德見起
意棄屍滅跡往告姊夫何年觀懇其相幫將屍
抬至太平橋棄河各散嗣經地保查見浮屍報
驗訊詳審供不諱查例載僧尼因奸盜謀殺弟
子照凡人定擬又本夫本婦有服親屬皆許捉
奸非登時而殺依擅殺罪人律擬絞監候各等

語是僧人犯姦殺死弟子例同凡論而僧人犯
姦被弟子殺死並無作何治罪明文僧要照與
徒僧德見之母張王氏通姦衆供確鑿師徒之
恩義以絕且僧人犯姦例應勒令還俗與凡人
無異似應即照凡人定斷僧德見除妻處不失
輕罪不議外僧德見係親屬捉姦非登時而殺
死姦夫例擬絞監候何年觀養分別擬以徒杖
等因具
題前來　查例載母犯姦淫其子寔係激于義忿

非登時將奸夫殺死即將非奸人不拒捕而擅殺
擬絞監候等語此案僧德見因母張王氏與僧
文照通奸勸阻不止嗣文照將張王氏留住在
廟日與文照吵鬧不認師徒迨後文照欲醉辱
揚聲言欲接王氏長住廟內不怕德見不依德
見慮母到廟長住出醜若竟控究又恐連累其
母一時忿激起意殺死即取柴斧將文照叠砍
斃命是該犯殺死奸夫實係激于義忿例有專
條應即照例定擬乃該督撫泛引凡親屬捉奸

非登時而殺之文殊未允協僧德見應改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署撫既稱何年覩鄰同棄屍合依棄屍不失例杖一百徒三年為從減一等律擬杖九十徒二年半該犯有父何聖川即何幅現年七十歲並無以次成丁據縣取結附送應請照例枷責發落存留養親張王氏應照軍民相奸例杖一百枷號一箇月係犯奸之婦杖罪的決枷號折贖等語均應如該署撫所題完結等因乾隆五十八

年二月十二日題十四日奉
旨此案僧德見因僧文照與其姆張王氏通姦留住在廟經僧德見將伊姆勸回僧文照復肆行辱罵僧德見一時忿激攜取柴斧將文照追砍斃命該撫將僧德見依親屬捉姦非登時殺死姦夫例擬以絞候援引本屬失當經刑部改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例擬絞雖屬照例辦理但張王氏與僧文照通姦經德見禁阻不止輒竟留宿在廟復經德見屢次苦勸方始回家德見心懷忿激欲控官究

治又恐連累其母是德見頗具愛其父母之心而其母淫賤無恥并無顧子之意迨僧文照因德見將伊母勸回復肆行詈罵並聲言將來接伊母長住廟內不怡不依是文照既奸其母又復任意欺凌更何有師徒之分德見情急難堪用斧將文照砍殺斃命寔屬出于義忿其情甚爲可憫此而問擬絞候則淫惡者罔知顧忌義忿者轉無以自伸于情法殊未允協此案僧德見着改交刑部照秋審可矜之例減等發落餘依議欽此